

## 俗套理论与法语小说阅读教学

### ——以华勒斯小说《儿童》一书中的“家庭冲突”情节为例

王秀文 沈素梅

(文藻外语学院)

**摘要:** 在法语小说阅读教学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是读者(学生)和文本之间的桥梁,其主要的教学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打破语言的隔阂,发觉文本符码规则,进而能发掘文本意义。事实上,每一类型的小说都有其文本结构和叙述规则,这也是《阅读公约》(*Le pacte de lecture*),而将这类固定模式和结构所建立起的“俗套”概念(*Le stéréotype*),应用于小说文本阅读教学之中,除了可以让读者对于同一类章节所呈现的叙事策略有所了解,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相同主题为主的章节之中,进行互文性的比较。因此,本研究以吕特·阿莫西和安娜·埃尔舍博格所提出的俗套理论为主,以19世纪朱勒·华勒斯的成长小说《儿童》一书中“家庭冲突”的俗套情节为例,探讨这类主题的构成要素以及阅读教学活动的设计。

**关键词:** 法语小说阅读教学;华勒斯;俗套理论;吕特·阿莫西;安娜·埃尔舍博格

## 一、引言

### (一) 研究缘起

阅读的意义建立在读者对于文本的反应上,阅读行为本身属于内在心理活动,读者建构文本的模式和其自身所受到的母语阅读训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语文学阅读教学的宗旨,希望通过不同的探测文本的文学理论、不同的阅读方法,配合阅读教学活动的进行,让学习者接收到文本所想要传达的信息,提升阅读层次,培养阅读技能(*savoir-faire*)。虽然,将西方文学理论套用于文本阅读分析上,在法国已是文学教育理念的一环,然而在中国台湾,西方文学理论应用

于学生身上所遭遇到的冲击或许也是许多台湾法语文学教师所面临的课题。

每一套西方文学理论都能提供分析文本的角度,为了避免过于僵硬地套用理论规则,流于形式上的阅读,文学阅读教学的本质仍需以提升生命精神层次和省思为目的。然而,台湾地区的学生学习西方文学理论这条路是艰辛而且困难的。在理解到诠释文本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所要克服的难题,除了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隔阂因素<sup>①</sup>之外,对于西方阅读方法,从领会专业术语、吸收到应用,都是从零开始的。这主要和台湾学生的阅读习惯以及阅读经验有关,在大学之前,我们的学生从未有机会接触西方的文学理论,因此看待西方文学作品的角度容易受到中文阅读习惯的影响,亦即容易流于道德上的评论。因为整个中文阅读教学重点,从小即培养我们读圣贤书,学校所节录的文章往往多以具有训示意味浓厚的文章为主,所阅读的古文除了以教导读书识字为目的之外,阅读教学注重文章本身对于读者的“启示”,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程度和道德层次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潜意识上对于作品和作者本身产生尊敬和强烈的认同感,不容易掌握住文字深层的含义。

事实上,读者对于文本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心理,因为作家写作的目的正是企图通过作品说服他的读者,然而文本批评本身,仍须以第三者的角度去对文本进行评论分析,若过于将自己投入于作品之中,无法从文本中抽身出来,则看待作品的角度只能停留在认同作者和人物的局限之中,这样也容易掉入阅读的陷阱之中。此外,我们的学生,在学习外国文学阶段并非“经验读者”(lecteur empirique),他们多属于“等待读者”(lecteur d'attente),所以他们阅读西方文本的类型和题材不够广泛。阅读经验和阅读能力的培养息息相关,具备对文本提出批评的能力,需要阅读经验的累积和对同性质的题材有相当的认识和掌握。

##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19世纪朱勒·华勒斯的成长小说《儿童》一书中的章节“家庭冲突”的俗套情节作为教学上的例子,主要基于小说章节本身就

<sup>①</sup> Hsiuwen Wang (2008), *L'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à Taiwan*, 第五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文藻外语学院, 533-544。

是一本小说的缩影,它含有小说的微型结构,以章节作为教学上的例子,可以更具具体地呈现法语文学阅读的功效。再者,这类情节具有跨文化性质的普遍特色。“家庭冲突”的俗套情节在19世纪的成长小说之中是常见的情节,亦常见于古今中外文学著作之中。就阅读教学的观点来看,学生对于这类情节本身,能参与(l'anticipation)讨论的意愿和能力会有所提升,因此可以从中建构学生对于此类型的情节特色的掌握。

## 二、文献探讨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计划以19世纪朱勒·华勒斯的成长小说《儿童》一书中的章节“家庭冲突”的俗套情节作为教学上的例子,除了探究如何应用俗套概念于阅读法文成长小说之中以外,也想找出“家庭冲突”的俗套情节特色为何以及如何引导学生从理解这种类型的情节到诠释其背后的叙述规则?此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数据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介绍俗套理论与俗套阅读教学的相关研究;二是关于“家庭冲突”这类情节的相关文献和评论。

### (一) 介绍俗套理论与俗套阅读教学的相关研究

接受美学派学者伊瑟尔(Wolfgang Iser, 2003)曾说:“文学需要解释,因为作者以语言营造的文本,只有通过可参照的认知结构才能把握其意义。”<sup>①</sup>就写作的角度而言,文本中“可参照的认知结构”,也正是作者和他的假想读者之间的《阅读公约》(*Le pacte de lecture*)。小说中每一类型的情节和题材,都具有其特定的形式呈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小说家选定了某一类型的文体,似乎也就选择了他与读者之间所要沟通的语码规则。

而就阅读而言,读者对某一类型文学文本的固定规则所产生的既定概念,形成了俗套的概念。关于俗套理论的由来以及它在文学文本中的功能,吕特·阿莫西(Ruth Amossy)和安娜·埃尔舍博格(Anne Herschberg Pierrot)于1997年出版的《俗套与套语:语言、话语、社会》(*Stéréotypes et clichés: 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这本书中,指出俗套原本是印刷出版用语,指的是用于固定文字的模板印刷,后来被使用于其他领域,成为约定俗成的思想的词汇,这个词汇也和巴特所指的“大众常见”(Doxa)息息相关。而在文学阅读中,俗套指的是读者在反复的阅读

<sup>①</sup> 霍尔夫冈·伊瑟尔(2003年):《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和汪正龙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7。

经验中,从相同的文本主题中,找出了作者的游戏规则,进而能指出文本想传达的信息。这两位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应用俗套理论于阅读之中,可以建构文本的意义:

“(...)所有的接受派理论学者都试图要点出文本和读者在互动中的调节原则,正是这个观点,广义来说,俗套可以介入不同的层面。无论是字面上(句法、词汇、修辞)还是主题——叙述性的(主题和象征、功能和顺序、文本结构),俗套都提供了辨读的基石。读者由俗套开始,辨别和活用这个概念,从而开始建构文本的意义。”<sup>①</sup>

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俗套概念诠释文本,读者的角色应朝向语用学学者艾可(Umberto Eco)所谓的“模范读者”<sup>②</sup>(Le lecteur modèle)的方向前进,读者探究俗套情节的符码规则的过程本身就是找出“文本中微型和巨型的结构(micro-ou macrostructures),并且将它们转为有意义的迹象,从而建立起文本假设的意义”<sup>③</sup>。因此,要辨识文本符码,并且能整合这些符码,找出文章的一致性(la cohérence textuelle),将它建构成有意义的假设,需要的是“读者的知识(savoir)和阅读技能(savoir-faire)的应用”<sup>④</sup>。

关于俗套阅读的应用,杜飞(Jean-Louis Dufays, 2005)在《论文学阅读》(Pour une lecture littéraire)这本书中的第六章“学习掌握和诠释文本类型、体裁和俗套”(Apprendre à repérer et à interpréter des types de textes, des genres et des stéréotypes)中具体指出俗套概念的阅读方法:“(…)要了解表达(或者句子)、情节(或者剧情)或者象征(情况、人物、背景、社

会、性别、伦理、专业、历史和地理现实)。”<sup>①</sup>在教学上,他建议让学生从不同的文本(复印的小说、广告、连环画节选等)之中找出俗套的定义、用语和描述,“并且给他们提供另外一批文本,其中俗套的用法极为巧妙、迂回,或者说具有双重性质。这种方法,可以方便读者对各种俗套的表达方式和接收方式进行对比,并且可以培养年轻读者的分析能力。”<sup>②</sup>

## (二) 关于“家庭冲突”这类情节相关的研究和文献

作家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俗套情节,反映某一社会或者某一族群的约定俗成的想法,了解俗套的起源,则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社会文化的背景和演变。小说里头的“家庭冲突”情节指的通常是主角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与他所处的家庭无法和平共处,亲子关系之间的不和谐、紧张,甚至决裂,最后导致主角的反叛、离家出走到历经社会洗礼,这一类型的故事是19世纪的成长小说<sup>③</sup>中常见的情节,它也因此塑造出不同的人物类型。

事实上,“家庭冲突”这类型故事情节中父子冲突的原型出自于早期希腊悲剧作家所苏勒(Sophocle)所写的作品《伊底帕斯王》(Œdipe roi),在这则希腊神话中“伊底帕斯”情结被借用来象征父子冲突的原型,之后刻画以父子战争为主题的西方文学作品,常重复出现这个隐喻性象征。

几个世纪以来,亲子关系冲突的俗套剧情,也一直不断地在法国文学作品之中不断上演着。到了19世纪,“家庭冲突”这类主题被赋予更鲜明的标记,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思潮都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期的文人对于拿破仑这位“革命之子”的崇拜,纷纷反映在小说之

① Ruth Amossy et Anne Herschberg Pierrot (1997), *op. cit.*, p. 74 原文如下: (...) ... Tous les théoriciens de la réception cherchent à dégager les principes régulateurs de l'interaction texte/lecteur. C'est dans cette perspective qu'ils font intervenir le stéréotype au sens large, à ses différents niveaux. Qu'ils soient verbaux (syntaxe, lexique, style) ou thématique-narratifs (thèmes et symboles, fonctions et séquences narratives, structures discursives), les stéréotypes fournissent des assises au déchiffrement. C'est à partir d'eux, en les reconnaissant et en les activant, que le récepteur peut s'engager dans une activité de construction du sens 由笔者翻译。

② Umberto Eco (1989), *Lector in fabula. Le rôle du lecteur ou la coopération interprétative dans les textes narratifs*, Livre de poche.

③ Karl Canvat (1999), *Enseigner la littérature par les genres: Pour une approche théorique et didactique de la notion de genre littéraire*, De Boeck Duculot, p. 111 原文如下: (...) La lecture d'un texte, (...), est une activité qui consiste à prélever sélectivement des éléments micro- ou macrostructurels, à les transformer en indices signifiants et à établir une (ou des) hypothèse(s) de sens. 由笔者翻译。

④ *Ibid.*, p. 111.

① Jean-Louis Dufays, Louis Germaine et Dominique Ledur (2005), *Pour une lecture littéraire*, De Boeck, p. 266: 原文如下: S'agit-il d'expressions (ou de phrases), d'actions (ou de scénario) ou de représentation (de situation, de personnages, de décors, de réalités sociales, sexuelles, ethniques, professionnelles, historiques, géographiques)? 由笔者翻译。

② *Ibid.*, p. 82 原文如下: (...) Le professeur les initie alors à la définition du stéréotype et leur donne un autre ensemble de textes où ils sont utilisés au premier degré, mis à distance, ou encore exploités de façon ambivalente. Cet exercice permet de confronter les modalités d'énonciation et de réception des stéréotypes et développer les capacités d'analyse du jeune lecteur. 由笔者翻译。

③ 这类成长小说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作品有:司汤达尔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等,到了19世纪后期,许多作品像都德的《小东西》、《杰克》、雷纳的《红萝卜头》刻画悲惨儿童命运时,“家庭冲突”的剧目便一再上演。

中,他们企图通过小说主角的遭遇,反映对父权专制社会的不满。“家庭冲突”这个主题到了19世纪后期,主要刻画悲惨儿童这类型人物的脸谱象征,其中以朱勒·华勒斯(Jules Vallès)自传三部曲的首部作品《儿童》最具代表性。

其实“家庭冲突”这类型的情节,同时也是“家庭小说”(le roman familial)的素材,洛可(Otto Rank)在《主角身世之神话》<sup>①</sup>(*Le mythe de la naissance du héros*)这本著作中提到,主角无法解释自己悲惨的命运,因而幻想自己必定是孤儿,真正的父亲一定是某位贵族。这类型探讨“主角的诞生”成为诠释文本的一个常见脚注,而对19世纪所上演的父子冲突的刻板印象,也会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因为它点出了这类主角的普遍心理。

根据上述,本计划之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个工作项目:第一是以法国19世纪作家华勒斯《儿童》为例,分析“家庭冲突”俗套章节的结构,从中提出教学阅读策略设计与建议。第二则是比较华勒斯《儿童》和雷纳《红萝卜头》这两本小说中的“家庭冲突”章节为例,找出19世纪末关于悲惨儿童的俗套描述之异同处。

### 三、“家庭冲突”俗套情节的阅读教学策略

#### (一) 以华勒斯《儿童》为例

笔者以《儿童》小说中的第一章作为分析“家庭冲突”章节的教学例子,在分析这个章节内容之前,首先可以引导台湾学生认识章节和小说体裁(genre)之间的关系。章节是小说的缩影,它可以反映出小说的体裁风貌。《儿童》具有不同的体裁,出版于1876年,朱勒·华勒斯(Jules Vallès)回顾自己的童年,以改写方式,叙述自己的生平,因此这部小说具有半自传性质的特点。《儿童》以第一人称写成,作者替他的主角取名为杰克·范德拉(Jacques Vingtras),和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相同,这很难让读者不和作者的生平联想在一起。这本半自传小说主要描述主角从出生到18岁成年的生活,这期间他不断地受到父母亲的虐待。因此这部作品的诞生,除了让读者看到父权专制的形象之外,更颠覆了文学上对于慈母形象的刻画。

除了让学生掌握自传的书写特点之外,也让他们认识“家庭小说”

(le roman familial)这类型的体裁,主角无法解决亲子之间的冲突,对于现实中命定而无法改变的亲子关系,感到极度的不安和忧虑,进而投射自己的愿望,他们具有反叛情结,幻想自己的身世,企图抚慰真实生活的不幸,寻找自我认同,这种无奈是“家庭小说”主角的普遍心理。

建立学生对于体裁的观念之后,笔者将引导学生认识章节中俗套的词义。就语义而言,俗套词义指的是文章中的固定描述,它通过语言传达一种意象,一种固定的状态。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知道俗套的词汇,从这些固定用法中,找出亲子关系紧张的描述。在《儿童》小说第一章《我母亲》开头写叙述者对母亲的印象,以成人的口吻,采用疑问句的方式怀疑他自己的身世,怀疑他和他的母亲之间是否真的具有血缘关系,之后以否定句的语气,否定自己曾经受到母亲丝毫的疼爱。“我是由我母亲哺养长大的吗?是哪一位农妇喂我喝母奶?我并不知道。不论我喝的是谁的母奶,我记不起小时候母亲曾经抚摸过我,我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宠爱、抚拍、亲吻,我倒是常常挨打。”<sup>①</sup>而母亲残暴的形象从这一段中的最后一句“我倒是常常挨打”以肯定句的方式可以看出来。

“家庭冲突”揭开了小说的序幕,揭开了主角童年心中的隐忧,杰克这个苦难儿童的形象,受虐的形象,隐身在戏谑的口吻之下。小说第一章的标题名为“我的母亲”(Ma mère),这个标题已经暗示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主角杰克每天下午挨他母亲一顿打,巴兰朵小姐认为这固定挨打的时刻成了报时的时刻,并且说“小东西”(Le petit Chose)开始被打了。在这里,读者必须了解“小东西”这个专有名词的词汇指的是杰克,但是这个词源来自于都德(Alphonse Daudet)的作品《小东西》,这是本出版于1868年的小说,故事中的主人翁丹尼被戏称,被物化为“小东西”,这个绰号始终跟着他,成为不幸儿童的代名词。除了借用这个词外,在《儿童》的同一章节里,杰克的父亲帮他做一台小马车时,不小心割伤了自己的手,因而流血,这个意外事件让他母亲非常生气,认为是他导致他父亲受伤的,因此揍了他一顿。叙述者认为当时他自己才五岁,就以为自己是个“弑父者”(un parricide)。事实上,“弑父者”

① Otto Rank (1983), *Le mythe de la naissance du héros, suivi de La légende de Lohengrin*, Editions Payot.

① Jules Vallès, *L'Enfant*, 原文如下:「(...) Ai-je été nourri par ma mère? Est-ce une paysanne qui m'a donné son lait? Je n'en sais rien. Quel que soit le sein que j'ai mordu, je ne me rappelle pas une caresse du temps où j'étais tout petit; je n'ai pas été dorloté, tapoté, baisotté; j'ai été beaucoup fouetté.」(p. 35)由笔者翻译。

这个具有隐喻性象征的词汇暗示着“伊底帕斯”情结 (Complexe d'Edipe)。

接下来是找出俗套的主题和叙述形式 (stéréotypie thématico-narrative), 吕特·阿莫西 (Ruth Amossy) 和安娜·埃尔舍博格 (Anne Herschberg Pierrot) 指出: “读者就某个主题 (...), 按照惯例把相关的谓语收集起来, 灵活运用俗套。过程如下: 筛选过程、删减过程、汇集过程和辨读过程。”<sup>①</sup> 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冲突中家中成员在叙述学中所扮演的是阻碍者 (L'opposant) 或者压迫者 (L'oppresseur) 的角色, 叙述的场景, 除了上述的题材性的场景外 (也就是家庭小说、自传小说等), 故事中主题性的场景, 书中刻画的是受虐待的孩童, 因此主角登场的首要故事背景为家庭, 从家庭延伸到学校、社会。

从叙述的方式来说, 作者有别于传统小说中采用过去简单式来描述年代久远的童年, 他采用现在式, 企图呈现不同的文本效果。例如: “我每天被打。”突显历历在目的场景、真相以及重复的行为。

最后是观察亲子战争情节的叙述惯常模式, 这类型模式包括: 人物登场的场景 (室内或者户外、城市或者乡下等)、和谁起冲突 (父亲、母亲或者家中其他成员)、起冲突的原因 (教育问题、金钱纠葛、观念不合等)、起冲突的方式 (言语挑衅、肢体冲突、使用武器施暴等等)、是否有第三者搭救或者化解以及冲突结束方式 (妥协、决裂、反抗)。从第一章可以看到杰克登场的背景是家里, 和母亲起冲突的原因有时并无特殊原因 (我每天早上挨打), 或者只是为了杰克害他父亲受伤。通常他们的邻居巴兰朵小姐代表着慈母的化身, 经常解救杰克。每一次冲突结束的方式都是小孩子的妥协, 并且强烈认为是自己的错误, 被打是应该的。亲子之间无法沟通, 无法倾听。

## (二) 比较《儿童》和《红萝卜头》中“家庭冲突”俗套情节

上述的阅读教学活动, 主要帮助学生建立起对于“家庭冲突”俗套情节这类型情节的认知 (savoir), 理解华勒斯作品中悲惨儿童人物的主题叙述方式。在接下来的阅读教学活动设计上, 可以更进一步让学生自己意识到这类型情节普遍的特色, 进而找出 19 世纪后期典型悲惨儿

① Ruth Amossy et Anne Herschberg Pierrot, *op. cit.*, p. 73 原文如下: (...) le lecteur active le stéréotype en rassemblant autour d'un thème (...) un ensemble de prédicats qui lui sont traditionnellement attribués. Il le fait par un processus: - de sélection: (...) - d'élagage: (...); - d'assemblage: (...); - de déchiffrement: (...). 由笔者翻译。

童人物脸谱的刻板印象以及他们与情节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采用互文性的方法 (l'approche intertextuelle), 以雷纳 (Jules Renard) 《红萝卜头》(Poil de Carotte) 的第一章作为另一个教学例子, 让学生从这两篇章节内容中, 观察并比较这两部成长小说中的固定叙述模式, 反复出现的词汇和意象, 进而探究两位作者写作风格之异同。而这种重新阅读的行为 (L'acte de relecture) 的目的, 主要是让学生再一次检视自己对于俗套概念的认知, 加强学生的“阅读技能” (savoir-faire)。

《红萝卜头》出版于 1894 年, 描述雷纳童年时期受到母亲虐待的情况, 无论是《儿童》或者是《红萝卜头》, 故事一开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粗鲁的母亲和无辜的孩童。因此, 一开始, 我们让学生比较这两本自传性质小说的写作背景, 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让学生从故事的章节中指出《红萝卜头》具有哪些体裁特征。

接下来, 在文本比较方面, 引导学生指出两位小说家如何塑造悲惨儿童和凶恶专制的母亲这两种典型人物形象以及铺陈亲子冲突的俗套剧情和主题。笔者依据上述杜飞所提到的概念, 从文本字面上 (句法、词汇、修辞) 和主题——叙述性 (主题和象征、功能和顺序、文本结构) 这几部分着手。

就词汇范畴 (Le champs lexique) 而言, 笔者认为引导学生研究文本中的词汇, 主要的功用有两个: 第一、词汇是架构章节主题的基本要素, 因此相关词汇的集合可以直接看出章节的主题。第二、词汇反映作家的写作风格。因此这部分的教学活动步骤分两部分: 第一步主要教导学生观察词汇, 学习从这两篇节选中, 归类相关词汇。第二步主要从筛选、删减、汇集和辨读过程中, 找出文本中的主题以及各主题之间的关联性。有时候学生一时之间, 无法立即联想到文本主题, 教学活动设计也可以以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 让学生可以从而去掌握文本的主要脉络。

表 1: 找出《儿童》和《红萝卜头》第一章中关于“暴力”或者“恐惧”的相关字眼

归纳词汇	《儿童》	《红萝卜头》
挨打的相关词汇		
恐惧的相关词汇		

表 2:从词汇中观察家庭冲突剧情的铺陈

联想主题	《儿童》	《红萝卜头》
亲子关系和谐或者紧张		
家庭气氛铺陈		
亲子沟通成功或者失败		
人物进场的方式		
家庭教育方式		
母亲的形象		
儿童的形象		

就句法与修辞来看,观察句子的语气除了可以看出亲子之间互动的口吻之外,也可以看出作者写作的意图。在《儿童》和《红萝卜头》这两本书的开头,两位作者都采用“嘲讽法”(L'ironie),以诙谐的方式来控诉自己母亲的暴行,因此这部分的教学活动步骤主要引用几个重要句子,让学生在上下文中观察语气和修辞的使用:

表 3:分析《儿童》和《红萝卜头》中的写作手法

请分析以下句子,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在《儿童》故事开头,杰克采用何种语气谈论他的童年和他的母亲,请指出来。

——“尾音押韵法”(L'homéotéleute)指的是在句子中,每个字的结尾韵脚一样,形成一种节奏。在《儿童》中,请指出哪一句的结构是采用这种修辞法?

——在《儿童》和《红萝卜头》的第一章节,两位作者如何去以幽默嘲讽(L'ironie)的语气呈现母亲的残暴?

——在《红萝卜头》中,主角的母亲 Mme Lepic 为什么会先用“您”后用“你”来称呼主角:“Dépêchez-vous, s'il te plaît?”

#### Exemple 1 《儿童》

《Ai-je été nourri par ma mère? Est-ce une paysanne qui m'a donné son lait? Je n'en sais rien. Quel que soit le sein que j'ai mordu, je ne me rappelle pas une caresse du temps où j'étais tout petit; je n'ai pas été dorloté,

tapoté, baisoté; j'ai été beaucoup fouetté.

(...) Je sanglote, j'étouffe: ma mère reparaît et me pousse dans le cabinet où j'ai peur tous les soirs.

Je puis avoir cinq ans et me crois un parricide.

Ce n'est pas ma faute, pourtant !》

#### Exemple 2 《红萝卜头》

《-Mais, maman, j'ai peur aussi, moi.

— Comment ? répond Mme Lepic, un grand gars comme toi ! c'est pour rire. Dépêchez-vous, s'il te plaît.

(...) Pour l'encourager définitivement, sa mère lui promet une gifle.》

至于主题——叙述性结构部分,主要是从主题和象征、功能和顺序、文本结构这几部分中,看出这两部作品中“家庭冲突”俗套情节的铺陈。由许多暴力、恐惧和声音相关词汇所勾勒出来的母子冲突主题,在上面的阅读教学活动之中,已经提过。因此,这部分的阅读教学步骤主要是让学生从中了解“家庭冲突”章节的俗套叙述功能、叙述顺序以及文本形态。

通常小说开头(L'incipit)的功能除了可以点出人物问题所在,也可以预言故事的接下来发展。在这两篇节选中,开头采用“开门见山”法,让读者立刻进入主人翁的家庭处境。在《儿童》一开头,杰克就采用自述方式来叙述他母亲的残暴,亲子之间处于紧张状态;同样地在《红萝卜头》一开头,我们就看到家庭气氛的诡谲,主角在家里的地位低下,他母亲要求他去关鸡笼,还赏他一个耳光,表示“鼓励”,故事开头延续发展,整个母子之间的冲突贯穿整部成长小说。

虽然这两部作品都是自传性质的体裁,《儿童》是采用传统写作方式第一人称所写成的,不过我们看到华勒斯却运用成人叙述者和儿童叙述者两种不同口吻,交替叙述着他的童年;而雷纳的《红萝卜头》则是以第三人称写成的,虽然他想与人物之间保持距离,但是书中主角的外表特征描述却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是作者本人。

至于叙述的顺序,即是作者如何去铺陈冲突。从开始到结束,在《儿童》和《红萝卜头》里头,分析亲子冲突的情况,可以因此看见人物

被塑造的形象为何。

表 4:从《儿童》和《红萝卜头》这两篇文章中,找出叙述方式  
以及时态在文本中的效果

叙述人称	《儿童》	《红萝卜头》
第一人称		
第三人称		

时态	《儿童》	《红萝卜头》
现在式		
过去式		

表 5:比较《儿童》和《红萝卜头》这两篇文章中,两位儿童人物的  
家庭情况以及亲子关系冲突的形式

项目	《儿童》	《红萝卜头》
主角命名	杰克	红萝卜头
家庭成员	父母	父母和兄姐各一人
亲子冲突场景	家里	家里
和谁冲突	母亲	母亲
亲子冲突原因	没有说明	关鸡笼
有无第三者在场	巴兰朵小姐	兄姊
起冲突方式	母亲打屁股	母亲打巴掌
冲突落幕方式	妥协:被教导要听父母的话	妥协:红萝卜头关鸡笼

而就文本结构而言,虽然两部作品的体裁皆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但是在结构上的呈现却大不相同。《儿童》的第一章节主要是描述性文本(texte descriptif)夹杂着对话(dialogue),然而《红萝卜头》整本小说的结构则是以人物的日常对话为主,这种对话式的文本(texte conversationnel),直接将 Lepic 家的情况呈现在读者面前,效果不一样。因此在这一部分的教学步骤主要从分析文本结构来看作者的写作手法:

表 6:从《儿童》和《红萝卜头》这两篇文章中,找出文本结构以及特色

叙述形式	《儿童》	《红萝卜头》
描述性		
叙述性		
对话		

四、结论

西方文学理论应用于法语文本阅读上,须以当地的文化背景作为基石,让学生除了认识理论的规则之外,更能掌握文化脉络的源头和俗套。如此一来,方可建立学生的阅读素养,亦可提升对法国文化的认识。而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文学作品,“家庭冲突”这个主题已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俗套情节。西方对于“家庭小说”史的描述和探究已有久远历史,因此学生学习诠释这种类型的章节,除了可以了解西方文化的观点之外,更可认识西方亲子关系的演变。

此外,在阅读教学上,这类型的章节能彰显小说文本的体裁、叙述规则和主题,从建立对《儿童》书中“家庭冲突”这类型俗套情节的认知,到可以具体比较这类型文本叙述主题,俗套阅读并非是一种限定阅读,应用这个概念于其文本阅读之中,不仅可以弥补学生阅读经验的不足,更可以给台湾学生提供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不同方式,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读者,有能力去诠释文本。

参考文献

Barthes, Roland et al. (1977). *Poétique du récit*. Paris: Seuil.

Disegni, Silvia. (1991). *Le nom propre dans L'Enfant*, in *Lectures de L'Enfant de Jules Vallès*, Actes et colloques, 29, Editions Klincksieck.

Giaufret-Colombani, Hélène. (1984). *Rhétorique de Jules Vallès: les figures de la dénomination et de l'analogie dans L'Enfant*, Genève. Paris: Slatkine.

Goldenstein, Jean-Pierre. (1990). *Entrées en littérature*. New York: Hachette F. L. E.

Glaudes Pierre et Reuter Yves. (1998). *Le personnag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 *«Que sais-je»*, n 3290.

Jean-Louis Dufays. (2005). *Pour une lecture littéraire*. Editions De Boeck université.

Jouve Vincent. (1993). *La lecture*. New York: Hachette.

- (2001). *La Poétique du roman*. Paris: Armand Colin.
- Karl, Canvat. (1999). *Enseigner la littérature par les genres: Pour une approche théorique et didactique de la notion de genre littéraire*. Bruxelles: De Boeck Duculot.
- Otto Rank. (2003). *Le mythe de la naissance du héros, suivi de La légende de Lohengrin*. Paris: Editions Payot.
- Ruth Amossy et Anne Herschberg Pierrot. (1997). *Stéréotypes et clichés: 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 Paris: Editions Nathan Paris.
- Umberto Eco (1989). *Lector in fabula, Le rôle du lecteur ou la coopération interprétative dans les textes narratifs*. Livre de poche.
- 王秀文 (2008). *Le schéma narratif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à Taiwan*. 载于第五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533-544 页)。台北: 文藻外语学院。
- 霍尔夫冈·伊瑟尔 (2003). *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等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年: 1992)

## 附录

Texte 1 *L'incipit de L'Enfant*

«Ai-je été nourri par ma mère? Est-ce une paysanne qui m'a donné son lait? Je n'en sais rien. Quel que soit le sein que j'ai mordu, je ne me rappelle pas une caresse du temps où j'étais tout petit; je n'ai pas été dorloté, tapoté, baisoté; j'ai été beaucoup fouetté.

Ma mère dit qu'il ne faut pas gâter les enfants, elle me fouette tous les matins; quand elle n'a pas le temps le matin, c'est pour midi, rarement plus tard que quatre heures.

Mlle Balandreau m'y met du suif.

C'est une bonne vieille fille de cinquante ans. Elle demeure au-dessous de nous. D'abord elle était contente: comme elle n'a pas d'horloge, ça lui donnait l'heure. «Vlin! Vlan! Zon! Zon! - voilà le petit Chose qu'on fouette; il est temps de faire mon café au lait.»

Mais un jour que j'avais levé mon pan, parce que ça me cuisait trop, et que je prenais l'air entre deux portes, elle m'a vu; mon derrière lui a fait pitié.

Elle voulait d'abord le montrer à tout le monde, amener les voisins autour; mais elle a pensé que ce n'était pas le moyen de le sauver, et elle a

inventé autre chose.

Lorsqu'elle entend ma mère me dire: «Jacques, je vais te fouetter!

— Madame Vingtras, ne vous donnez pas la peine, je vais faire ça pour vous.

— Oh! chère demoiselle, vous êtes trop bonne!»

Mlle Balandreau m'emmène; mais, au lieu de me fouetter, me frappe dans ses mains; moi je crie. Ma mère remercie, le soir, sa remplaçante. »

«A votre service», répond la brave fille, en me glissant un bonbon en cachette.

Mon premier souvenir date donc d'une fessée. Mon second est plein d'étonnement et de larmes.

(...)

C'est au coin d'un feu de fagots, sous le manteau d'une vieille cheminée; ma mère tricote dans un coin; une cousine à moi, qui sert de bonne dans la maison pauvre, range sur des planches rongées quelques assiettes de grosse faïence avec des coqs à crête rouge, et à queue bleue.

Mon père a un couteau à la main et taille un morceau de sapin; les copeaux tombent jaunes et soyeux comme des brins de rubans. Il me fait un chariot avec des languettes de bois frais. Les roues sont déjà taillées; ce sont des ronds de pommes de terre avec leur cercle de peau brune qui imite le fer... Le chariot va être fini; j'attends tout ému et les yeux grands ouverts, quand mon père pousse un cri et lève sa main pleine de sang. Il s'est enfoncé le couteau dans le doigt. Je deviens tout pâle et je m'avance vers lui; un coup violent m'arrête; c'est ma mère qui me l'a donné, l'écume aux lèvres, les poings crispés.

«C'est ta faute si ton père s'est fait mal!»

Et elle me chasse sur l'escalier noir, en me cognant encore le front contre la porte.

Je crie, je demande grâce, et j'appelle mon père: je vois, avec ma terreur d'enfant, sa main qui pend toute hachée; c'est moi qui en suis cause! Pour quoi ne me laisse-t-on pas entrer pour savoir? On me battra après si l'on veut. Je crie, on ne me répond pas. J'entends qu'on remue des carafes, qu'on ouvre un tiroir; on met des compresses.

«Ce n'est rien», vient me dire ma cousine, en pliant une bande de lin-

ge tachée de rouge.

Je sanglote, j'étouffe; ma mère reparaît et me pousse dans le cabinet où j'ai peur tous les soirs.

Je puis avoir cinq ans et me crois un parricide.

Ce n'est pas ma faute, pourtant!

Est-ce que j'ai forcé mon père à faire ce chariot? Est-ce que je n'aurais pas mieux aimé saigner, moi, et qu'il n'eût point mal?

Oui- et je m'égratigne les mains pour avoir mal aussi.

C'est que maman aime tant mon père! Voilà pourquoi elle s'est emportée.

On me fait apprendre à lire dans un livre où il y a écrit en grosses lettres, qu'il faut obéir à ses père et mère; ma mère a bien fait de me battre.

## Texte 2 *L'incipit de Poil de Carotte*: LES POULES

— Je parie, dit Mme Lepic, qu'Honorine a encore oublié de fermer les poules.

C'est vrai. On peut s'en assurer par la fenêtre. Là-bas, tout au fond de la grande cour, le petit toit aux poules découpe, dans la nuit, le carré noir de sa porte ouverte.

— Félix, si tu allais les fermer? dit Mme Lepic à l'aîné de ses trois enfants.

— Je ne suis pas ici pour m'occuper des poules, dit Félix, garçon pâle, indolent et poltron.

— Et toi, Ernestine?

— Oh! moi, maman, j'aurais trop peur! Grand frère Félix et soeur Ernestine lèvent à peine la tête pour répondre. Ils lisent, très intéressés, les coudes sur la table, presque front contre front.

— Dieu, que je suis bête! dit Mme Lepic. Je n'y pensais plus. Poil de Carotte, va fermer les poules!

Elle donne ce petit nom d'amour à son dernier-né, parce qu'il a les cheveux roux et la peau tachée!. Poil de Carotte, qui joue à rien sous la table, se dresse et dit avec timidité:

— Mais, maman, j'ai peur aussi, moi.

— Comment? répond Mme Lepic, un grand gars comme toi! c'est

pour rire. Dépêchez-vous, s'il te plaît!

— On le connaît; il est hardi comme un bouc, dit sa soeur Ernestine.

— Il ne craint rien ni personne, dit Félix, son grand frère.

Ces compliments enorgueillissent Poil de Carotte, et, honteux d'en être indigne, il lutte déjà contre sa couardise. Pour l'encourager définitivement, sa mère lui promet une giflette.

— Au moins, éclairez-moi, dit-il.

Mme Lepic hausse les épaules, Félix sourit avec mépris. Seule pitoyable, Ernestine prend une bougie et accompagne petit frère jusqu'au bout du corridor.

— Je t'attendrai là, dit-elle.

Mais elle s'enfuit tout de suite, terrifiée, parce qu'un fort coup de vent fait vaciller la lumière et l'éteint.

Poil de Carotte, les fesses collées, les talons plantés, se met à trembler dans les ténèbres. Elles sont si épaisses qu'il se croit aveugle. Parfois une rafale l'enveloppe, comme un drap glacé, pour l'emporter. Des renards, des loups même ne lui soufflent-ils pas dans ses doigts, sur sa joue? Le mieux est de se précipiter, au juger, vers les poules, la tête en avant, afin de trouver l'ombre. Tâtonnant, il saisit le crochet de la porte. Au bruit de ses pas, les poules effarées s'agitent en gloussant sur leur perchoir. Poil de Carotte leur crie: «Taisez-vous donc, c'est moi!» ferme la porte et se sauve, les jambes, les bras comme ailés. Quand il rentre, haletant, fier de lui, dans la chaleur et la lumière, il lui semble qu'il échange des loques pesantes de boue et de pluie contre un vêtement neuf et léger. Il sourit, se tient droit, dans son orgueil, attend les félicitations, et maintenant hors de danger, cherche sur le visage de ses parents la trace des inquiétudes qu'ils ont eues.

Mais grand frère Félix et soeur Ernestine continuent tranquillement leur lecture, et Mme Lepic lui dit, de sa voix naturelle:

— Poil de Carotte, tu iras les fermer tous les soi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 / 曹德明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446-1882-3

I. ①全... II. ①曹...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学术会议—  
文集 IV. ①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7913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亚东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37.25 字数 60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1882-3 / Z · 0042

定 价: 13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